

官制門

唐宰相

宋人材

叅樞

六尚書

翰苑

給舍

漢館閣

唐館閣

宋館閣

史官

寺監

院

羣書考索續集

卷三十二之三十五





群書考索卷三十二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官制門

唐宰相

唐宰相下行有司事他官上任宰相之職

唐以中書令尚書僕射門下侍中為三省官長蓋漢世宦官褻臣之職而以命宰此儒者所以譏也然此特名之不正爾實亦無害而其大患乃在於職掌太煩而寄任者不專蓋三代之際天子所與大臣致力於官府都鄙邦國之治者莫不近者致其詳遠者致其畧卑者治其允尊者治其要故宰相常君其逸而天子至於無為自封建之不立而人主所自治者寢遠一命之士皆自朝授而人主所以為治者益勤然而詳畧冗要之區苟有統理度幾近古亦可言治今天宗既為尚書六司又



有九寺四監釐掌度務而以宰相總之夫豈不可乃以宰相下行有司之事又以他官上任宰相之職杜如晦既攝吏部又監東宮兵馬魏謩戴胄岑文本張亮褚遂良之徒皆自下位參預朝政或專典機密然則豈有一定之統哉終言之世宰相無常職亦無常員至守本官為之而有守如故判如故之目坐政事堂而分裂本司事以自便或至數十人同時為之又師臣為之謂之外宰相其不取法非一端槩此非太宗胎謀之過歟夫太宗但能責房杜日閱訟牒為非宜不知下兼他職已失其宜房杜但既遜諫臣直為得大體不知下行選部參掌攷功監修國史兼領學官皆非體也當是時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衆職而太守斥之嶺表史蓋以此稱太宗能柄任大臣不知師合所言要至理且謂之宰相自然無所不總何煩又兼他職然後謂之柄任耶師合之命非以輕宰相正以重宰相也時既以貽譴史官又以歸曲宜其論之不傳也嗟夫真知宰相之體者太宗房杜猶有愧下此又何言焉姚元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牛僧孺前後作鎮皆佩相印刻之銘誌書

之史冊以為美談豈知其為當世弊政也哉

宰相合諫諍兼用久任

古者諫無常員位乎朝皆可言而况宰相豈無言責故伊傅周召皆有訓誥著於詩書不可誣也唐太宗常責宰相全無諫諍若但書勅行文書人誰不堪此為得所以委任大臣之道其時魏謩位宰相號稱兼善諫不聞以是為侵官也李泌言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洙分也陸贄言姜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職分李渤以蕭俛段文昌不諫驪山之幸書之下致李絳久不諫憲宗輒詰所以然然則唐之賢君未嘗不以諫諍責宰相唐之賢臣未嘗不以諫諍為宰相之責惟李德裕者命乃言天子有爭臣七人非宰相之謂也且宰相無不總夫下之事皆得平章何獨諫諍而不可歟且其位尊地親地親則其察之也微位尊則其接之也重故以宰相而論諫當得之於過失未彰之前而有欵曲必從之勢雖唐制諫官別有員數若其事涉利害亦容宰相執諍何獨不可而謂之非職乎且唐宰相分任他職多矣不以是為侵官獨於諫



靜數辨焉茲豈為知所輕重哉然德裕亦稱名相非苟為容悅者不知何為獨達此議論其與武宗言開元初相率三者輒罷姚宋不是過惟李林甫兼權乃十九年以為亟進退宰相為治之本

政出二三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如網之在綱衆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唐三省六部尚書御史相統之制  
唐有三省六部尚書之屬也則以中書省中書令六員分押之考功郎又吏部尚書之屬也則又以門下省給事中中書舍人涖之此三省之

相統也至於六部又自相經緯屯田郎中掌公廩田而以一品涖之工部之屬也掌歲計所出而又調之戶部之屬也至於會其賦歛俸祿公廩則以司土之屬官比部郎中掌之此六部之相統也御史臺之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內外百官之罪惡皆由糾正如臺院之有四臺分隸諸司察院之有六察分察諸部夫官以彈糾為職宜其權莫重也然糾舉不當則左僕射左右丞專掌劾其過失是尚書省御史臺又相統也

房元齡為相無跡可尋  
中庸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烝民之詩所以歌詠仲山甫之德者無所不備雖足以為中興之碩輔然所謂毛猶有倫者也房元齡輔相太宗以成正觀之治而後世觀之無迹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至矣是政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而為西都之仁君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為正觀之賢相唐史論



魏證所遭之時所遇之主與房杜並而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而證獨  
賤焉何哉蓋房杜在高祖時止為文學館學士至太宗即位後方為相  
雖曰與魏證同時然房杜為相時證方為諫議大夫房杜聲名已播功  
業已成證實與帝共守成耳天下後世首言房杜於證何愧耶  
唐武后用相何其多

宰相之職無常員當其人才之多則如舜之用十六相而不多當其人  
才之少則如伊尹獨任天下之重而不為少蓋惟其人而不計其多寡  
之如何此所以任之之重責之之深而無失人之患也唐高宗之位既  
有觀知溫之為宰相矣又有郭待舉岑長倩郭元一魏元同之徒以四  
品而同平章事豈其才之過人足以並列於政事如舜之用十六相哉  
此皆出於武后之意將以分宰相之權而成篡奪之謀耳林少穎唐史

狄仁傑薦張東之可為相  
甚矣狄仁傑之薦張東之有似於蕭何之薦韓信也蕭何謂高祖曰王  
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以

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乃以為大將蓋信之才惟為大將然後可不  
為大將則未足以盡其才也狄仁傑為武后求相曰文學醞籍則蘇味  
道固其選必欲卓犖奇才則張東之雖老宰相材也及武后權為洛州  
司馬而謂仁傑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久之卒  
用為相蓋東之之材惟為宰相然後可不為宰相則亦未足以盡其材  
也

狄仁傑姚元崇薦張東之可為相

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張東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武  
氏之福賴之以平而其薦之者前則有狄仁傑後則有姚元崇欲知姚  
元崇狄仁傑之賢觀之張東之是謂觀近臣以其所為主欲知張東之  
之賢觀之狄仁傑姚元崇是謂觀遠臣以其所主同

明皇相李林甫故召亂

衛相蘧伯玉簡子按兵明皇相李林甫楊國忠祿山知天下可取是知  
天下安危繫一相得其人則有無名之功不怒之威折衝於千里非其



人則蓄無形之怨產不測之憂人主之於用相可不戒哉崔正文  
明皇不善用宋璟韓休張九齡

甚矣直臣之難用也開元中宋璟已罷相明皇始開邊封太山用宇文融行聚斂一切之計天下於是失治平之實韓休入相始守正不阿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諫疏輒至上以用休為社稷計又言吾雖瘠天下必肥又言蕭嵩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安寢夫豈不知休者休相止八月一罷而守工部元宗明知休可以肥天下利社稷可以使之安寢猶不能使之基歲安也正直之難用也如是哉開元賢相可以繩愆糾繆感動君心者惟休與璟張九齡三人而已使三人相繼在位而不遽去唐豈至中憤然璟在位四年九齡三年休七月及明皇西狩獨遣祭九齡猶以賣直取名元璟正直之難用如是哉

明皇欲相張嘉正而忘其名

宋璟等罷相帝欲用張嘉正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常記

其風操姓張而後名今為北方大將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立乎使作詔夜且半因闕大臣表疏舉一則張嘉正所獻遂得其名嗚呼明皇嘗擇真卿為御史而終不識真卿之面明皇將拜張嘉正為相而至忘嘉正之名此二事正相類則知明皇太平日久心術為聲色壘壞其荒謬至於如此然則天下胡為而不亂哉

明皇之臣以鯁直而相者凡三人

明皇之臣以鯁直而位宰相者三人曰宋璟曰張九齡曰韓休是也然宋璟以鯁直而位宰相明皇任之克終韓休以鯁直而位宰相明皇任之克終至於張九齡亦以鯁直而位宰相明皇乃任之不終卒以牛仙客代之何耶且明皇既知有宋璟韓休則必知有張九齡矣何為待前二人之厚而獨於九齡之薄也此無他明皇於即位之始銳意求治當此之時知有天下不知有一己此宋璟韓休皆以鯁直任而任之皆能克終天寶後侈心生矣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天下此張九齡之骨鯁雖不減於二人而明皇信用之誠不如二人也上同



明皇重姚宋而輕林甫然寵任林甫過於姚宋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踈矣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斯言可謂合夫君  
子小人之情狀矣明皇之待姚宋每進見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可謂重君子而敬之矣李林甫為相寵任雖過於姚宋而禮遇卑薄可謂輕小人而狎之矣然姚崇為相才三四年宋璟為相才五年而李林甫則至於十有九年者豈非近之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遠之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踈者乎林少穎 曹史論

房杜為相善用天下之才

近可言者莫如唐臣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太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緯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六

務也而盡付之人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何為者耶考之於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叙不隔貧賤而已卒之稱良相者必先此二人南豐文房杜為相輔贊彌縫而藏諸用

宰相事業滿天下不可以一官一職論也如太宗時王魏善諫其用止

於諫英衛善兵其用止於兵戴胄善守法其用止於守法虞世南李百

藥之徒善文章其用止於文章至若房杜為宰相謂之善諫乎此特一

諫臣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謂之善用兵乎此特一將帥之職爾非宰

相之用也謂之善守法乎此特一法官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謂之善

文章乎此特一翰林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然則宰相之用如何哉熟

讀房元齡傳得元齡之用心亦固以識如晦之心而且知宰相之用如

此其大也史氏稱元齡曰元齡當國夙夜勤儉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

所且天下如此其廣萬物如此其衆今宰相以眇然一人之身而必欲

天下事事物物無一不得其所者則宰相之為用不其大者乎陳伯厚 曹史論



宰相兼樞密

文武一途自古一致自樞密有使起於後唐權置之制因循相承乃與中書對秉鈞軸至於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二途惟宋初范質王溥以中書平章事參知樞密院事是以東府兼西府也趙普魏仁溥以樞密使同知中書門下平章事是以西府兼東府也真宗景德間北方用兵凡軍旅事先送中書仁宗時富弼乞令宰相兼樞使遂詔密院自今造事與宰相參議張方平乞省密院歸中書後遂以宰相兼樞使及宰相乞解兼樞使方平又乞令兩府依舊聚廳議事范鎮又乞中書樞密通知軍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神高孝皆嘗以宰相兼樞使近日開禧北伐時陳自強以宰相兼樞使

宋朝人材

累朝宰相得人

蘇老泉有言古之善觀人國者觀其相何如耳累朝之盛曷嘗以大臣觀之開國勳舊弘濟艱難收藩鎮之權遷燕薊之代建萬世之長策去

一時之風靈補綴奏藁任官無遺才竊立宮門行賞無廢功昂鑑之喻夙契帝心金匱之藏有裨國論中令之功多矣此太祖之任相然也而太宗承之沈薛並任不廢舊人中令三人追念故績張齊賢之相以留輔汝之言而相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太宗有焉以正道自持不以媚道害國事有若呂文穆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有若呂文靖此太宗任相然也真宗嗣位正人端士相繼登庸不用檢人得大臣之體吾得李文進焉進用正人有古人之風吾得畢文簡焉保全賢哲不用匪人以宋璟自任吾得李文定焉迪澶淵之役左右天子不動如山有若寇萊公進賢黜奸事關國邪深沈鎮服天下有若王文正此真宗任相然也迨丁慶曆大賢並用齊人石介濃墨大書歌頌聖德嘗讀其詩而三嘆焉比廝以夔高比琦以周勃以率履予衍以謹重予得象殊此皆坐而論道者也中廷拜麻小大相慶與富公齊名有文坐公焉受遺輔政與韓公叶心有曾孫靖焉亮以公忠使國家不以官爵養私交尊尚文富形之勸戒有龐敏公焉籍元祐相司馬相呂公著起潞公於



二相之上而師禮也温公勇不顧身一洗弊政天下欣然有更生意當  
特以温公之勇雖温公不能如吕大防繼之范純仁又繼之劉摯蘇頌  
三數君子皆端人也皆有益於國家也措也調亭之說思之不審根莖  
一生嘉禾傷焉子季一登相位今日之紹興前日之熙寧矣建中改元  
以公道先天不魯布巧偽韓忠彥不能堪卒引蔡京而勝之京也進用  
天下之士去矣

忠獻為相至公無我

忠獻韓公身都將相得政十年勲蓋一時權震天下亦有異同之議排  
擊之章矣然上則見信於人主而不疑中則見信於士大夫論而不忌  
下則見信於四方百姓與外國夷狄而惟其行已臨事以至公無我為  
先以體國濟時為急以振復恩義為戒故不待家至戶曉而義自信之  
雖有異同之論排擊之章卒不能勝耳論西師而詆之甚力則公孫沔  
是也為其父故反而訟之于朝則李公師中是也奉使淮甸而沮其用  
事則李公叅是也刺陝西義勇而以為不可則司馬公是也議大典禮

及同列遷官而皆以為不當則吕公誨是也其甚者至比於三家專魯  
六卿分晋王氏移漢而欲變名吳氏追從梅福則王公陶也衆人常情  
睚眦必報當忠獻用事之時殺生號令在其掌握而此六人者或登樞  
府或翔禁途或鎮巨藩或司大計各盡所長表見於時畧不以宿昔排  
議為怨嫌少廢黜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及喻大其  
見信於華夏四夷而功名終始豈偶然哉彼其雖誠信有以取之耳

參樞

參知政事

論者皆曰宋初外懲藩鎮內懲權臣故以通判分守臣之任以參政分  
宰相之權然秦漢之郡丞魏隋唐之治中別駕司馬長史皆守臣之貳  
也周之小宰秦漢之尚書丞唐之左右丞皆宰相之貳也宋初雖有所  
懲創而亦非創為之制也論者又謂參知政事乃隋唐宰相之職而陶  
谷以為下丞相二等其言非是周南豐曰此非百王不易之制殆稱謂  
適同耳官制輕重因時蓋可見矣僕射侍中皆秦官僕後於射謂之僕



射緣所領之事而立名耳侍中則丞相之史也抗之則為宰相名同而實大異矣斯至論也夫宰相既兼三省則造令皆出其手參知政事則審覆奉行者也宋朝令與宰相分日知印押班令與呂餘通知三省政事是為得之其後王安石參知政事而倡為新法亦不為無失矣或得或失有逸出於法制分界之外者非法之所能禁第顧所任之人如何耳。漢御史大夫如今參知政事

樞密院

密院之置於唐末五代楊復恭以宦者而侵宰相唐僖宗時郭崇韜以武臣而抗宰相宋初因仍不改中書密院遂稱二府兵民之任判為兩途人皆謂是所以分宰相之權也曾不知五季易置皆以兵也宰相不握兵何以懲創為其所懲創者外則藩鎮內則三衙也自置密院天下之兵權悉歸之而三衙見宰執必橫杖肅揖則內無專兵之患矣沿邊統制諸路兵官皆隸密院則外無握兵之變矣此密院所以司兵而不及民也雖然宰臣自足以辨此何必他置一司哉仁宗朝欲同乞之降二

府初不相知熙寧初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夫中書欲戰而密院欲守由二府角立之故也神宗雖命密院事之大者與中書同奏而謂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要之體統不一事多牽制終不如兵民一致之為愈也元豐改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而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從蓋有見於懲藩鎮三衙之弊也

密院虛設

程正叔言藝祖以樞密分宰相之權神宗亦循此意論則未然至謂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其言有可採者夫密院與中書對立止如參知政事與宰相分班知印未嘗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簽書又有所謂直學士都丞旨檢詳編脩其屬皆與宰屬等兵民本一而強分為二必置一司如是之浩繁所謂虛設一大事也夫設是虛名無以為職則強立一事以為職於是丞旨參謀議檢詳同文籍編脩撰武畧無事之時清談有餘紛擾之際一無所用矣何以知其然耶蓋丞旨初用宦者固不足以參謀矣其後



用士人亦豈知兵者耶王存編修經武要畧於熙寧三年而終於  
年也成而西北用兵馴致靖康之變是豈要畧之所能弭耶亦何異蔡  
京改制武官而不知夷狄之至耶武學置於慶曆三年既逸為武學論  
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其書者判  
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靖康  
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

# 群書考索卷三十二

續集

# 群書考索卷三十三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集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元峯蕭泗校正

官制門  
六尚書類

唐六尚書

有虞九官成周六卿其實一也或析而為二兵刑是也或合而為一禮  
樂也然虞官百周三倍之卿雖寡而副之者多故也秦變古為九卿世  
儒乃謂三孤與六卿為九秦人每事不師古始亦未嘗取法成周漢亦  
但承秦制而已惟其既為漢之九卿則不可復合為周之六典猶之周  
有六典亦不復別為虞之九官也今唐既有六尚書又有九寺卿合周  
漢而並用之不幾繁乎且一尚書之分為侍郎者二為其屬者有四  
是為二十四司矣二十四司之有侍郎有郎中有員外郎然則何所不包



而亦何所不任也大司農少府戶部職也太常宗正禮部職也廷尉刑部之屬也大鴻臚禮部之主客也光祿勳但供良醞禮部之膳部衛尉也掌軍器儀仗帳幔兵部之庫部也太僕兵部之駕部也而其餘四監以禮兵二部隸之亦可也夫天下之事以古準今雖曰條目增繁而其綱要自不可易苟因其職位重而分之合而總之其屬愈多而統目有要亦無害其為善法矣且以周之六當虞之九豈其遂畧於古哉總之也要而屬之也詳唐之官品卿監視尚書少卿視侍郎是一職而二任之又多為之統則其勢必至於虛授而多曠是其繁也乃其所以為曠也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有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臯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景之說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曰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管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帑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脩撰官曹虛設俸祿枉請噫其言之盡矣亦知其為繁乃其所以為曠者歟

宰相吏部皆得引其權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終之以司馬唐人先之以禮部終之以吏部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故以司馬受終焉若此比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古司徒之職而吏部實居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勞奠食則猶唐之攷功卽之類也然而冢宰者初無預於其間豈非以此為有司之職而其廢置大柄不應於始進之日而錙銖耶漢至成帝而選曹之立自漢之東權歸臺閣所謂臺閣者乃尚書之職而選所自出也論者每以不任三公謂為倒置豈非選權益重既非昔比又有不可虛拘者耶晉宋而下其任均矣宋徐羨之謂蔡廣曰黃散而下悉以相委廣猶辭不受則吏部猶重也然自宰相嘗總其大吏部嘗任其小以至于唐有勅授有旨授勅授者五品以上宰相奏議而除拜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盡開從之不可否也開元初起居補遺及御史等官皆以勅授列於選曹四年乃勅員外卽御史等官皆以勅授不復在吏部矣然則吏部之權日以輕宰相之任日以繁然而唐世吏部之職而亦不可以取必定之制是



以丞相吏部皆得引權焉噫辨論官材司馬職也詔爵詔祿司士職也黃散而下悉委之選宋吏部職也諫負臺屬不由勅授開元以前吏部職也以今準古吏部之職豈其輕哉夫唐既嘗輕之矣然猶有重者存是可嘉也若夫元宗以蘇頲分常吏部選而親臨決之吳兢切諫以為不可德宗命陸贄擇常參官贄不從命齊抗不復遣官覆吏部歲改曰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核非任人勿疑之道柳渾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曰既委有司而復統之非賢者用心也此皆明選法本原而知體之論可以為法者也

### 宋六部

宋初省部寺監皆為空言而六部之職則有併省之不齊焉且審官院則吏部職也審刑院則刑部職也有判禮院有判禮部貢院則禮部職也而三司一職本舊戶部其職為特詳兵部工部不設主判其職為甚畧何也蓋宋以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三者鼎立彼此相繼樞密之權重則兵部之職省矣三司之權重則合戶部工部而歸之矣不

惟是也三監既歸三司九寺之鴻臚光祿司農太府又歸之三司而衛尉一職分隸三衙而統之樞密焉此其建置分合之數也然官名未正體統不立故咸平中楊億以為言至和中吳育又以為言眾論異同莫之能革迨至元豐始舉六典之制而盡復之令僕率其屬丞即分其行即中員外判其曹三曹令史承其事四部之事簡故侍郎之員一即中之員二吏部戶部之事詳故侍郎之官各倍之焉而刑部之事稍詳故即官亦倍其數焉都司以糾之六朝以察之彼此相制秩然不紊矣然員職業委事權散亂元祐初省併冗員膳部入於主部虞部入於屯田而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其弊尤未盡去也故寺監於省之說陳於劉安世三監乞隸戶部之說陳於蘇子由言者紛紛未之能已也建置分合今日有成制矣若夫循祖宗之格法選六曹之長貳要必如高宗而後可

### 元豐革六部弊

有唐宇文融言利急於辦事增置諸使而正官皆閑了如置轉運使便



奪了金部倉部權後來如劉晏身兼二十餘使唐亦欲罷諸使但才罷不多時又復置此弊直至元豐改置始革之且如當時吏部閑了事却歸審官院及流內銓戶部閑了事却歸三司禮部閑了事歸禮儀院刑部閑了事歸審刑院兵部閑了事歸樞密院六部名存實亡諸司體統不正故元豐不得不革上東萊文集

### 尚書六部總論

宋初吏部總於審官院刑部總於審刑院禮部總於太常禮儀院兵部總於樞密院至於戶部工部則三司使總之元豐改制廢審官審刑而復於吏部刑部職不為冗矣然既復禮部而太常如故既復兵部而樞密院如故豈得謂之無冗職乎是四曹之制害不過有冗省之異耳其大弊則在戶部工部何也昔者二部總於三司而今也三司散於諸部寺監詳見禮部未利權不可分說事權不一體統分裂版籍與財賦不盡貫通而刑罰之與賦歛則相為表裏也非惟職冗而已也民之受害可勝紀耶然則吏部刑部尤有可言者吏部量才之地也分為四選尚書左右選十有五案侍郎左

五人是雖未足以核天下之才而亦不至於無法守也刑部人命所關也諸州有典獄諸路有提刑在京有大理刑部覆奏而大臣審言雖時有失出而亦不至於失入也

**吏部**

吏部曰天官與周冢宰所掌不同故不復論辨姑以近世之制言之地官戶部亦然惟禮兵刑工差與古近

宋朝舊制武臣陞朝以上樞密院主之至熙寧則併于審官西院唐制武選兵部主之至元豐則併于吏部於是審官東西院流內三班左右選合為四選分為三十案皆吏部尚書侍郎主之建炎詔六曹惟吏部備官者各有實職非具文也愚謂審官廢法雖出於王安石私意置西院以奪樞密之權沮文路公之進也而吏部改制則本於神祖之獨斷神宗欲合兩選為一蘇頌贊成之乃併于此其所以為得也夫先漢選舉之法未備而天下無遺才者權出於君相也魏晉選舉之法漸密而不足以盡天下之才者權歸於有司也權出於君相則取人於法之外歸於有司則局人於法之內高祖驟封孺子文帝超于少年武帝擢賢良為丞相光武用縣令為三公是豈選舉之常式哉魏晉而降掌選部者得其人則黜陟有叙非其人則升



況混淆夫既權歸於有司則亦在乎擇其人而任之耳雖然掌選無私其權雖出於有司而入仕無濫其權未嘗一日不在君相也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不可得矣嘗觀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簿止二百人而天聖間則十倍其數宋初三班員不過三百至元豐則一萬二千見李自元豐改制資叙正行於吏部而朝廷差除出於宰相之化筆由王安石驟用新進少年務以集事故也上之人不清其源下之人安得而守法哉。又東漢中興光武雖擢縣令為三公至以四科取士皆令有孝弟公廉之行其公卿辟召刺史二千石察舉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者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其後左雄察舉孝廉謬舉者黜免胡廣等公選者得拜即是則東都選舉未常無法也宋太宗朝御史王齊論銓選之備以為嚴者雖加厚罰而最者莫見明揚或驟遇寬恩則驟限其功過是銓選徒有名而無實也斯弊也今尤甚焉既不能清源復不能守法其勢未不知所止也

戶部

三司附又見三司說。戶部曰地官大司徒掌教其屬有師氏保氏司馬貞全不同亦不復論辨耳

舜命九官獨不聞以財賦為念者於以見自為之意輕也雖然不取諸民無以為國禹宅百揆熙帝載亮采惠疇則事無不統矣禹貢所謂六府孔脩度士交正底僅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皆禹之責也亦猶周之國用省制於冢宰下之人不得而紊之上之人不得而私之也是故周以冢宰總太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歲職幣之財用者皆九貢九賦九功之入也以上繫常賦其他在敘冢宰不與焉有司書以掌其數有司會以聽其會計以見九府均通其權皆歸於冢宰也宋朝三司使之名雖因仍五季而總統利權暗有合於虞周之意鹽鐵之財賦雖與古不同而戶部之版籍度支之用度一曰轉運土督運猶虞周九貢九賦九功之常也磨勘司衙司冢案脩造案河渠案即司會職歲作虞共工之故也章聖朝幣裁盈溢其名其數皆籍于三司惟三司得知之而人主不得以私之也章聖屢欲知之而宰臣李沆終不以進慮開人主之侈心也王安石乃籍其數於御前謂之旁通簿其後戶部度支鹽鐵雖歸之本曹而磨勘司歸之比部屬吏衙司歸之都官屬刑冢案歸之庫部屬兵脩造案



歸之工部將作軍器監其出納貿易則歸之太府寺河渠案則歸之都水監宰相既與三司分權而三司所統又分裂於六部寺監又其後也蔡京以制作自任奢費紛起貂璫承受索辦不復關白所司既無計相以司其出入又無宰相以制其大綱祖宗美意至是銷削無餘而清康之變作矣嗚呼戶部司版籍財賦而刑部之都官比部乃得與焉是刑罰與賦歛相為表裏也自漢而下至于宋朝熙豐惟財賦之任屢更者類皆聚斂之臣投入主之慾於是借刑罰以行其私此又變亂之原溫公蘇子由皆言利權宜歸一欲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而舊三司財用事有在五曹寺監者亦歸戶部詔尚書省立法左右曹錢穀尚書兼總數周知其數此元祐元年詔也至于紹聖則不然矣又天下戶數自非兵荒而其離合也有故未容以多寡為盛衰之候也昔者合以避身後故戶數寡今也析以避田數故戶數多也唐初天下戶八百餘萬而口四千餘萬率一戶而五口也今姑以一州一邑言之率戶一萬則口二萬戶二萬則口四萬是昔者一家五口而今也一家二口也較以一家八口之數唐猶不古而况於今乎賦役不均故其弊至此不究其源而猥喻今日戶數之盛

過於全盛之時或者其未然也

唐戶部大畧

唐戶部之職蓋三變焉杜佑為唐分六部吏兵尚書資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方時無事人意留意人才故以宰相下行選職所以寵資之至於多事之日百萬兵屯仰給有司用度或闕國非其國故不得已而以宰相下行戶部之事而居之者誠為難矣蓋自肅宗朝宰相呂誼使度支其後遂為故事賢相如裴度李德裕皆當以身任之惟裴度知度支非宰相所宜因請罷去韋弘質言宰相不可兼錢穀而德裕怒其輕已且賤之識者以是知裴李之優劣然周制以冢宰制國用所謂九貢九賦九式九職皆有常分屬官治其繁而冢宰聽其要爾唐制六部尚書皆宰相之屬而度支即掌歲計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然則財用之計本關丞相使戶部治其繁而已總其要亦何不可今也繫公使名而下行其事是一變也又其後遂省之有分置故吳武陵之鹽鐵度支一戶部即爾今分其務員則戶部之職盡廢此又一變也



接于五代後唐遂以鹽鐵戶部為三司使然則戶部之職一變而判以丞相再變而主以他官三變而為三司而所謂三司使乃其三變爾是亦非古宋朝熙豐間始罷此職而論者惜之是但知宋朝典故而未嘗攷所自來也

宋戶部財宜歸一

祖宗時外置轉運使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之總天下之財自常平倉隸司農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勾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不得擅支故能知其夫數量入為出分畫核用取彼濟屯指揮百司及轉運使諸州如管使指自神宗改官制以來均置尚書六曹二十四司九寺四監應支用錢物五曹與寺監皆得自專有司得符即時應副而戶部不能制申發帳籍又不盡歸戶部外分二司轉運司獨主民常賦及酒稅之課其餘財利悉收於常平司轉運之財左曹隸焉常平之財右曹官焉而右曹又不隸於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始無專主之者至哲宗時司馬光始乞歸戶部使權出於一然國家支費之尤大

者莫如三事昔時三司有三案掌之一曰河渠二曰胄曹三曰脩造皆屬之三司故事歸乎一自神宗分河渠案為都水監分胄曹案為軍器監分脩造案為將作監三監既隸工部故事歸于二司司馬光雖乞收攬諸司私權而三監之屬工部者猶故是以蘇轍謂光當時所以未得其要乞明詔三監並隸戶部

禮部

古者六官以治教禮樂為本而政刑事工其助也漢以來禮教禮樂未免虛又政刑事工乃為先務是故禮樂刑政相為表裏則足以道其善心而制其不善之念後世惟知刑罰與賦斂適至問以禮樂教化則曰鍾鼓之音籩豆之事各有司存而已此唐虞之世夷夔契之所分典不厭其詳而今目既有太常復有禮部人即以為冗且贅也元豐正名禮書猶缺建炎中興復併光祿鴻臚而歸禮部以其職掌虛閑雖多無所事也然則禮部亦幸有學校貢舉之事而已不然太常自足以治三禮何以禮部為哉



太宗至道中御史王齊陳十事以為貢舉不嚴孤貧難進莫若令在朝三品及見任文武陞朝官子孫弟姪薦名於兩監即今所謂監舉也又欲令未陞朝官子弟及白屋之士薦名於州郡即今所謂貢舉也然後升于禮部亦兩分之則權勢異途孤貧自進齊之說誠然矣特不知今之薦於監者率十取二三而薦于鄉者率數百人而取一其所以優權勢而抑孤貧者猶故也然宋初禮闈所取不過十一人未幾而數十人又未幾而數百人至于熙豐貢以萬計而所取又倍於前者其故何歟宋初有制舉有薦舉有遺逸舉以分其所入之餘也熙豐大臣盡屏諸科而限以科舉一路猶四蜀之水會乎巫峽無怪其奔衝聞激疾馳急趨而無復淵沅迴委之態也使齊生乎今其論貢舉之弊又當如之何而可革哉嘉祐元年詔每歲秋賦自縣令告察行義保任之上于州長縣皆坐罪若省試文謬坐元考官于時富弼韓琦任政府也是後王安石呂惠卿執政一切變更故其所言則效慶曆三代教育選舉之法而所取者葉祖洽陸佃輩也

兵部

唐制兵部掌武選至元豐則併于吏部宋初兵部悉歸樞密院至元豐始分掌武舉地圖車甲之政令然則武選在吏部兵權在樞密院而兵部之所職掌亦甚微矣宜乎中興之始以衛尉歸兵部以兵部即兼職方又以駕部兼庫部而太僕寺亦隸焉然則今之樞密院乃古者夏官司馬之職兵部特贅員爾名為夏官其實安在哉

刑部

刑部之與大理自漢以來未嘗偏廢當今諸州有司錄有法曹有理祿諸道有提點刑獄在京有大理寺刑部覆奏大臣審讞猶不識古人詳刑之意者人命所繫甚重也然刑部之有比部者唐制也天下財賦皆納于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會稽通勸每三月一比也周官司會以屬冢宰宋初比部悉歸三司是以元豐改制復以比部歸刑部又以地官之司門隸焉豈古人省刑罰薄賦斂之意歟荆公理財動法周典至是不法周典而法唐制又何歟



工部

工部周之冬官也六官惟司空之屬不具故後世凡之以考工記或曰足之者非也六官其屬六十而地官六十有三所謂角人羽人非人之類皆工也秋官六十有二所謂司烺柞氏皆工也夏官之屬幾七十所謂掌固掌疆司險量人司矰擊賣射人司矜矢司甲司戈盾橐人司兵之類皆工也百工之士散處於六官之屬云耳是或一說也今工部之屬有虞部即地官之山虞澤虞其屯田即稻人水部即川衡也其然豈其然乎然宋朝工部之職悉總于三司脩造案初無不集之事豈亦周官之意乎官制行農田水利等事紛然四起無益於國祇以病民而已元祐詔兼領司封司勳倉部駕部水部各減一員復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水兼司門屯田兼虞部亦以閑劇不問故也

劉安世請省寺監以歸六部

哲宗即位之初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處之得其理也今太僕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

丞部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謂又倍平昔昔杜佑建議於唐此謂一臯陶二垂二伯夷二伯益云今凡寺監之職可以為六部者宜併省之

罷三司使審官院審刑院三舍法事始歸於四部

吏部所掌者注銓之法也而銓選之法不容無弊弊在官聯太冗而奸隸得以壅蔽稽留戶部所掌者財賦之法也而財賦之法不容無弊弊在持守太各而德澤因以不逮於民禮部掌貢舉而貢舉之弊失於士風偷薄濫進偶得者容乎其間而不加詆訶刑部掌奏讞而奏讞之弊失於案牘稠重舞久巧詆者容乎其間而不加辨別自五代置三司而移戶部財賦之權自淳化雍熙置審官院而侵吏部銓選之權自審刑院建而讞復之議屬於中書不屬於刑曹自三舍法行而升貢之序歸於學校不歸於宗伯後聖立法舉而更張之復六官之舊而各散其司天下成曰名正而辭順李賢良

唐吏兵尚書資任尤美



杜佑歸唐分六部吏兵尚書資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蓋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此權任之所歸是以稱美焉惟戶部當古地官之任其任甚重其務甚繁然而不若兵吏之美也方時無事入主留意人材故以宰相下行選職所以寵賚之至於多事之日百萬兵屯仰給有司用度或闕國非其國矣故不得已而以宰相下行戶部之事而居之者誠為難焉

制度編

唐禮部乃古司徒吏部乃古司馬考功即乃古司士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而終之以司馬唐人先之以禮部而終之以吏部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故以司馬受終焉若此比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古司徒之職而吏部實居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勞奠食則猶唐之考功即之類也然而家宰者初無預於其間豈非以此為有司之職而其廢置大柄不應於始進之日而錙銖耶

制度編

兵部為閑曹工部為散秩

且兵部之設如古司馬本以主天下甲兵出入之政工部之設如古共工本以主天下百工營築之事今也握兵之將出於三衙管軍用兵之畧制於樞密而兵部特掌其籍而已數之盈虛彼莫得而周知籍之冒偽彼莫得而致詰也則兵部於此為閑曹土工之興出於宮苑伎巧制作之工專主於內侍省而工部特掌其籍而已器械之精粗彼莫得而問費用之多寡彼莫得而預也則工部為散秩

李賢集

兵部工部官職冗贅

兵部舊章軍旅武選今軍旅歸樞密使武選歸吏部右選兵部有尚書侍郎官所領不過廂軍鋪兵之名籍其屬有職方者掌諸州逐年所上地圖有駕部者每年一至車輅院行視而已近雖省併郎官員缺一司掌管繕百工之事今營繕之大者歸轉運司臨安府小者歸脩內司百工有文思院軍器所而將作軍器監實按臨之亦不過歲時按行故事士之才者既無職以自見而不才者得以濫吹竽於其間

薛季文



宋璟為吏部人服其公姚崇為兵部武選亦治

呂吉甫曰秤必有星尺必有刻勿為無星之秤勿為無刻之尺蓋法者天下之至公本無私也所以不為天下之信者惟用者之私爾唐之銓衡李嶠崔湜之徒掌之則傾附勢要以至於選法大壞者湜所請無星之秤無刻之尺也宋璟掌吏部而人服其公姚崇為兵部而武選亦治者所謂秤之有星而尺之有刻也

林火類唐論

# 群書考索卷三十三

續集

# 群書考索卷三十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官制門

翰苑

翰苑總論

四朝志曰自國初至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實多所釐正獨學士院承唐舊典遵而不改愚謂代言之職自漢以來皆有之官名須不必更而其實有所當更者不知其幾千百年於此矣漢武帝作文章必使相如輩視草故漢之詔令多有古風魏晉以來文氣不振迄于有唐掌詔誥者猶併儼然韓柳雖率天下而以古文至於王言則猶古也陸宣公為內相奉天之詔奏議之文猶有王楊餘習其他不足論矣宋朝元豐改制獨不更翰學之名是矣至于內外制猶作四六豈非當更而不更者歟

群書考索卷三十三

官制門



豈非典謨訓誥之體終不可復歟夫王言布于天下猶父之詔子也不存詔詔唯諾之意而工雕鐫篆刻之文果何謂哉宋初官制資勝文故不務名元豐改制文勝質故多失實備國史者反曰國初事多失實元豐多所更正是亦徒循其名而已

商周秦漢代言之官

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傳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顏命秦始皇帝并一區生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文粹鄭亞作李德裕

會昌一品制集亭

西漢代言之官

漢家制誥最為後世稱述而求其典職之官非有視草類皆司馬相如

枚臯嚴助之徒為之也班固西京賦以為金馬承明著作蓋直廬於承明者皆制誥詔令之言而待詔金馬者皆一時賦詩歌頌之詞而已嚴助嚴承明之廬而補外郡詔令侍中復使為之東方朔王褒張子儁皆以待詔金馬而為歌頌至於奏謚策誅則又屬之大鴻臚蓋未始有定員也東漢始制尚書侍郎專立文書起草孝廉之士試以牋奏而補之其員三十六人入直供奉之禮恩寵優渥與今翰苑無異王通獨於漢帝制屢加歎美蓋以其詞不束於程度而有渾厚典雅之風真得王言之體也呂東萊

漢中大夫侍中黃門侍郎尚書令六曹侍郎唐舍人學士皆文章之選

嘗以漢制參之漢固有金馬玉堂承明號著作矣然中大夫侍從在承明石渠天二乃使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侍中則輒使為文待詔黃門則在玉堂之廬黃門侍郎日暮入侍青鎖門又尚書令典刑作文書六曹侍郎作文書起草皆文臣之美選按中大夫則屬郎中令侍中黃門尚書令則乃屬奉車駙馬都尉又尚書六曹侍郎復屬少



府夫議論制作文臣皆天子近侍最為榮貴乃隸典兵衛之屬而與宦  
者武夫同曹共列豈所謂尊寵者耶唐制學士直宿於內殿漢郎中令  
有大夫侍郎等亦更直宿於內出陳彥群

唐翰林

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內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  
猶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而  
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上任以草制然猶  
未有名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  
掌四方表疏批荅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  
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  
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  
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自  
諸曹尚書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  
文書班次各以其內宴則居丞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

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省而翰林學士獨無分屬唐百官志

內外制之名

自今翰苑學士為內制中書令知制誥為外制總謂之兩制而鸞坡崇  
於鳳掖青瑣盛於紫垣錢公惟演述金坡遺事起建隆庚申訖天聖丙  
寅至六十七載得四十七人序其首曰人間之官無貴於學士雖貴極  
三旌有所不迫嘗讀蘇易簡翰林雜記見其職務之清晏曹局之嚴密  
寵遇之殊絕恩數之優渥蓋自太祖啟金馬之禁廬太宗灑玉堂之宸  
翰列聖相繼重於此矣

唐天策府學士北門學士

天策府學士與北門學士後世榮之謂李唐文章之選無以復加以某  
觀之是二者出於非正之舉耳何則太宗為秦王之時而置十八學士  
使之更日直宿以議論政事者將以為奪嫡之舉也武后當高宗之朝  
而置北門學士使之參決表疏以分丞相之權者將以為篡國之舉也  
然則預此選於一時者豈可盡以為榮哉林少穎通鑑唐史論



唐不當有私人之目內相之稱

翰林初置人才與雜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職親而地禁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豈云私人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也自太宗高宗時尚未有此彼武氏者內寵無厭又聚華藻輕薄之人於北門而中宗至以官婢主文柄上官是何足法者不必遠奮兩漢上法三王直取則於正觀則所損益可知矣胡氏管見

唐翰林之官

翰林之設其任重矣雍容金鑾優游鳳閣密勿議論取重當時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太宗之時各儒學士召以草制名號未立乾封以後則有北門學士之稱載之信史蓋以班班可考矣元宗之興首重是選始置翰林特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制文章又以為未也則有翰林供奉之名自是又易供奉以為學士專掌內命一何榮哉其後選用益親而以內相目之然則翰林之職自元宗始為之而古無有也雖足以詫一

時之盛柰何元宗任用不篤沉溺燕安終使禍亂並興不可救藥雖設是職果何補於治道哉厥後憲宗又置學士承旨德宗擢陸贄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亦以李德裕而為之凡號令典冊皆更其手亦由明皇始重此職故後裔得舊貫以仍之也東萊唐傳議

唐置翰林反與釋老伎術之徒雜處

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碁數術執技以事上下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章之士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范祖禹傳議

唐與宋學士舍人之職有所區別

舍人學士之選自唐以來寔為儒者之盛事唐人謂之西掖北門之榮于今舍人為文章之盛選學士為天子之私人嘗切疑之今人與給事中預聞兩省事押倉書黃封還詞頭皆以駁正為職然舍人獨草勅何也夫草勅既有舍人而降詔付中書施行又頒學士則是詔命可得而



私也其可乎。熙寧初學士王禹稱不肯草制以為失職乃命知制誥蘇子章敕代絲綸皆王命也而區別如此必有謂焉。漢唐博議

### 漢唐宋代言之官

成周建官之法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外史掌書外令御史掌贊書。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今尚書大抵理會黜陟等事未嘗理會文章至漢時凡有制詔則以掌書掌之武帝與進南王爭能每與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自後從事文章改尚書令為中書謁者東漢有蘭臺述作之事唐人置一項人為待詔翰林院百工伎藝皆居焉其後天子尊重文章而有翰林學士之設親近人主權亞丞相惟冊皇后太子翰林學士則作制誥。宋翰林學士知內知制誥知外同上

### 唐宋翰苑之官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

學士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沈存中筆談

### 宋朝翰林

玉堂森嚴金鑾深邃此非清華之選乎郭贊之之時望可以掌制誥而不可以入翰林夫均之為兩制也而內制重於外制以此知其選也嘗即宋朝記錄考之自建隆至熙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揆者二十一自建炎至淳熙在翰苑者七十六而入端揆者凡八祖宗之法兩府闕人取之兩制其選何如哉然祖宗選人不專文藝和聯眸子之眊無與於文也而不之用王著使酒難近無與於文也而不用之用畢士安而不用張洎洎非文不足也行不足也用竇儀而不用杜韓韓非文不足也而行不足也蓋學士之職備顧問司典誥清切貴重非他官比故累朝遇之頗異焉寵以四字之佳名榮以七事之殊禮錫以七言之聖裂或賜鴈錦袍或賜金蓮炬或索冠帶而後見或以御朝服為愧當



時之膺是選者非文行兼著之趙安仁則文學兼有之司馬光非詞筆俱優長之彭大年則文章典雅之方平文人才士彬彬疊出何其盛也又有盛於此者冊后之舉富貴可立俟也揚億不奉詔丁謂之留權要所當奉也而劉筠不奉詔嗟夫外制之封還國朝之盛事而今也內制亦然君子因是為之三詠三嘆

宋太宗嘗幸玉堂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嘗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窓榻上有火燃燭○太宗嘗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慙攜引燭入照之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充有中筆談

給舍

漢王嘉封還董賢除官詔書

漢世董賢之益封其不可明矣而王嘉封還詔書適忤其君之盛怒卒

不得其死然班孟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嗟夫道固不可廢而危殆夫何卹嘉以區區一簣障江河固無補於事之萬一而後世以嘉為法名器得以不濫非嘉之力歟東萊文集

漢魏置給事中中書舍人與唐異

漢宜置給事中特居中以備顧問而唐使之掌封還之任魏置中書舍人特掌呈奏案章而唐使之制敕既行有誤得以改正陳傳

同前

給事者在漢為加官至唐屬之門下省使之駁正奏抄塗竄詔敕之使蓋掌其事者凡四人中書舍人在魏掌呈奏案章至唐屬之中書省使之參議表章起草進書蓋庇其職者凡六人陳松書試館職策

唐人封駁之職

唐自袁高爭盧杞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許孟容一日論駁而四方想聞其風采則封還繳駁之任不可無其人陳中書傳寫○唐自來俊臣之事給事中僅出已意以正校其失而旋即貶逐其後舍人草制第為



美詞則職雖存而不復行其職矣任詩簿。鄭注之相李其顯倡欲壞其麻而史臣以排寵救危盛稱其賢上。李藩之塗敷而吏至駭愕以求改則唐人立法使之塗竄詔敕特虛文矣上。

給事中非專判機務翰林非專備顧問中書舍人非專掌外制

給事中之為職豈獨判機務掌文書也必曰詔令有不便許其糾駁古之人有為之者批御制敕而不以為疑幸而瑣闥有斯人也能容之乎翰林內相之為職豈獨備顧問起草起畫也詔令有不善聽其改作古人之有為之者深辭罪己以感動四方幸而北扉有斯人也能用之乎中書舍人之為職豈獨頒宣外制潤色王言也詞令有不合聽其繳納古之人有為之者詔旨數下而迄不肯出一辭幸而西掖有斯人也能進之乎李賢良

宋給舍

公孫升有言法度命令差失過當給舍獻替於未下而諫官御史止能追救於已行梁公燾之誥張問亦曰朝廷命令失當初則舍人繳納中

則給事封駁至成命已行諫官御史乃論之嗚呼至哉斯言夫給舍主封駁臺諫主論列二者其職均也而有先後焉蓋命之未下其正之也易命之已下其奪之也難此給舍之職所以為尤重也宋朝淳化中命魏庠樂成務知給事制勅有未便者許之封駁未幾以其職隸之通進銀臺二司故詔按張永德張洙封還之勅出唐介何劄封還之然此皆給事之職也給事之封駁在唐世已然矣而未聞有中書之封駁者雖曰袁高不草盧杞制然高亦給事也白居易封還四刺史詞頭居易固中舍也然史所不錄也雖有之亦間見也蓋自康定間遂國夫人之命富公弼當制封還詞頭舍人之封還昉乎此矣至其後也胡宿援弼之事而駁楊懷敏歐陽脩援制之例而駁張可之蓋自是而後其職與給事均矣切嘗攷之業祖洽以舍人生讀為廢職事曾肇以舍人主讀為墮官制夫封駁審讀均之為給事職也言人封駁不曰侵官舍人審讀則曰越職何也有心於規正無心於將順此古人之深意也故呂海黜命直送其家韓維有言安燾除命直下吏部劉摯有言呂公著之除侍



即當也告命不經書讀史之誤也而范純仁亦言之范純仁之除兩府當也告命不經書讀史為壽故也而蘇轍亦言之先正之意可知矣范祖禹之堅於執奏韓忠彥之不肯稟議熙寧三舍人之所守如一吁何其盛哉粵自崇寧奸臣自作威福恐人之議已以御筆付有司且重之以大不恭之罰自是結二者過半矣聖明中興率循舊章批降御筆必經給舍下無隱情上有令隆興之責以繳駁乾道之許以批勅其謹重認令開廣言路雖自聖意亦家法也

六索卷之三十四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五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官制門

漢館閣

漢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蘭臺麒麟天祿之屬皆在內禁

杜佑云漢凡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及考三輔舊事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則石渠不得謂之外府劉歆七閣亦云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則延閣廣內皆為禁中之藏明矣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秘府書稍充集成帝復求遺書於天下輯群書總之而為七閣而漢之書籍始備於此是以漢之秘書多在於天祿非大夫侍中不預此選侍中楊雄以大夫校



漢魏而石渠則為諸儒講論五經之列而以博士處之蘭臺石室則在  
殿中而為史官著述之所蘭臺掌圖籍秘書通典云漢中丞在殿中有  
馬遷為太史令細石室書而明帝亦以班固為蘭臺令按光武本紀及  
諸傳紀通典又云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當  
時文學之士使故漢之校書講筵脩史三者皆處於內禁其大畧可睹  
矣東萊  
文集

### 漢魏晉唐館閣之職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為之目昔漢  
武帝聚天下文集於庠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  
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  
時輕重唐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舊江左貴遊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求  
興褚河南迭為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  
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相為用者其在茲權德輿秘  
書郎聖記

### 唐館閣

唐中宗以術士為秘書監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蓋聖人命官必得其人以居之然後為重  
苟非其人而授之何足道哉太宗之世以秘監而命魏證虞世南顏師  
古則秘書之官安得而不重中宗以術士鄭普思為之則其官安得而  
不輕林少穎  
唐史論

### 宋館閣

### 宋朝

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槩不為監此言館閣之貴也故兩府闕人取  
之館閣館閣其育材之地歟真宗朝出於館臺者必為卿相其不至卿  
相而為名臣者不可悉數其職任不輕也嘗攷祖宗之制三館創於興  
國秘閣創於端拱儲積富矣崇文之籍秘閣之書寵榮多矣有直館有  
直院有秘閣有校理校勘員職備矣官制之行併其職於秘書省元祐  
復之紹聖罷之宣和又復之中興以來隨罷隨復此其建置之制也而  
取人之路凡三焉進士高科一也大臣論薦二也歲月酌勞三也舊制  
進士三人以上及制科及第者一任即試進士第四五者二任治平以



宋進士第一人制科第三等加之兩任餘不與試至于熙寧則不復試矣舊制兩府初除各舉三兩人即與召試治平以來大臣所舉籍之於簿候其有闕方與點試至于熙寧則不復試矣此猶未足慮也館閣華選本育英才而使膏粱子弟育焉此固可慮也而猶未足深慮也得一魯宗道則不肯以處子弟矣得一呂公著則雖召試且不肯就矣所可深慮者其惟貼職乎祖宗朝縉紳宿望治效顯著欲示優恩故令貼職元豐罷直院直館而有直閣所以存者為貼職也元祐初館職雖復貼職尤繁故寢輕其選迨至政和弊濫之甚

宋三館秘閣四處藏書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秘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切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乃置編校官八員雜讐四館書給百人以黃紙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讐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沈存中筆談

宋有龍圖閣秘書監崇文院國子監

况今歷代墳籍畧無亡逸內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篆書雖漢唐之盛無以加此文粹序

宋置昭文集賢史館秘閣之異名

秘閣之設其來久矣晉宋已還皆有其號惟宋朝所以建閣之制實因於漢唐漢有天祿石渠蘭臺金馬與夫承明著作之庭又有東觀亦列禁中命名雖殊而所以崇文之意一也宋因之故有昭文集賢史館秘閣之號蓋取諸此有唐太宗始命十八學士更直閣下夜分論藝有補於治宋因之故有校理著作秘書正字之異職蓋取諸此蓋五代之後三館雖存而湫隘喧囂僅庇風雨惟宋太宗皇帝混一區宇銳意文藝太平興國二年車駕臨觀喟然嘆曰若此之弊烏足以待天下賢俊遂命有司度地果龍門左督工經營棟宇之制煥然一新三年畢工乃錫名曰崇文又發明詔求遺書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之以官凡先聖墨迹與夫古史圖畫不數載間充秘書府端拱元年又即其中堂建秘閣飛白二字以光其名車駕臨幸喜形于天顯至徽宗即位之二年乃詔將



詐監更加脩營興工於建中靖國之冬昭文集賢史館之異相為環列  
所謂祕閣者實總其中而昭文書庫列於東廊集賢書庫列於南端史  
館書庫列於西序乃以崇寧元年告成王巖叟堂  
備祕閣記

宋館閣職任之濫

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才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遍  
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為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  
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為大臣之所論薦則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細兵  
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近年以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  
何其紛紛也秦淮海  
文集

同前

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為之寵則往往  
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  
諸吏莫為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同上  
宋館職不輕於授人人亦不敢輕進

宋自孟蜀既平圖籍之入于內府者不可勝計校讐之選皆世之聞人  
廬陵歐陽公嘗曰館閣儲材之地也請益重其選公非易夫人也慮其  
濫而授則人將濫而進金陵王公嘗召試館職矣力辭而不就公非矯  
夫俗也慮其例而得則人必例而求東萊  
文集

宋館閣多為貼職

三監昭文集賢史館也  
有學士有備撰諸閣龍圖天章  
寶文之類有學士有直學士待制皆有職掌官制行始

為貼職其  
職隸秘書

宋舊制惟觀文資政端明殿學士無官守職掌並以寵大臣之去位者

其他三館諸閣雖曰職名實有職守所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官制行薦  
試之法不立校讐之職無與劉公摯有不察流品之戒王公巖叟有車  
載斗量之誚蔡京後增其目而置脩撰之虛名凡六等於是詔謂天下  
人才富盛職名寡少不足以延多士增置貼職凡九資今後依此遷授

自此而密矣蔡攸方以此夸京之長見於國史外補證父攘平又從而

文之是可悲矣職名祖宗以來重之以集賢殿脩撰後改右文與直龍  
圖閣直祕閣分為三等政和中二浙福建諸路監司郡

守往往交通內官多以應奉有勞遷職遂有未嘗朝覲天子忽為待制  
班從官者蔡京不樂六年因增其目置脩撰與舊為三等曰集英殿脩



是謂云云此蔡  
國史外補新義  
秘書總論  
本繫監省以與館閣  
有沿革故特附于此

宋太平興國中始建三館及端拱初復置秘書閣擇三館書籍藏之皆  
在崇文院然秘書官本為寄祿至元豐則有實職三館本有職掌至元  
豐則為帖職由改制之始以崇文院為秘書省既罷館職盡以三館職  
事歸秘書故也以彼易此朝三暮四猶未害也至於館職之與秘書皆  
為虛名則甚害也夫秘書之設即周之大史小史外史漢之天祿東觀  
唐之蘭臺麟閣也自劉向揚雄馬融以來世有校讐撰述今其書具存  
不徒辨九流七畧守中經四部而已也元豐既以秘書代館職則自監  
少丞即至于正字其屬有五迨今居是職者復無異於寄祿豈今之學  
與古異耶職畧云元豐以著作郎林希為大著著作佐郎豐稷為小著  
皆一時選豈盡取一時有用之文士而置之無用之地耶

紹興重建秘書省

紹興之開十三年十一月建  
重建秘書省右文殿居中列四庫於殿前  
祕閣居後石渠次之道山堂又次之著作庭居後宸翰殿閣二牌是歲  
七月丙子車駕臨幸焉詞目要錄

史館

史館總論

宋史館又謂之國史院有判館事有脩撰官此常職也宰相監脩朝官  
脩撰京官檢討此常制也仁宗天聖中脩真宗史宰相提舉執政脩史  
參殿學閣學同脩三館祕閣校理編脩重其事也元豐紹聖國史悉隸  
祕書而脩史則以別曹翰學為之同脩則以待郎為之由館閣盡為帖  
職故史局無定所脩史無定員也東坡詩嘗有盡掃舊業痕之句自嘆  
嘗為館閣之職至是舊迹一掃而空也故凡元豐紹聖大臣所以為是  
紛更者無非顧慮脩史者或紀新法官制之非是於是擇其同已者用  
之而異已者即擯之爾於是蔡京為左史蔡卞為右史元豐則起居注非  
其實矣又以林希為大著豐稷為小著則著作失其真矣坡詩又云揭



宋東觀弄丹青聊借舊史誅姦強蓋亦微寓其思昔之意焉夫天子不  
觀史古道也唐自李林甫置史館於禁中姚璿請撰時政記以進御而  
宋遂沿襲以為故事天子不能無觀史之失矣夫日記起居則為起居  
注月記時政則為時政記并次起居時政則謂之日曆總集日曆則為  
一朝實錄積集累朝實錄則為一代全史今也起居即舍人之職不侍  
左右固無以知言動之實而時政進御宰臣監脩又從而遷就焉作宋  
一經果何所據而為之雖然中興以來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脩神宗  
哲宗實錄乾道中改脩蔡攸所編宋會要重編入熙寧中事於是熙豐  
元祐紹聖之所因革治亂興亡之所由繫炳然在眼不啻丹青彼欺君  
者亦徒為是紛更而已外有玉局所繫編年以紀帝系及夫政令之因  
革為玉牒熙寧中於三班院置局元豐以隸宗  
正寺又有披令所編序載令格式乾道中亦復  
刪削建炎已前牒牒號為詳定一司有刪定官

唐世崇尚史官故史官記事最詳  
臣切考唐正觀職官故事天子御正衙則起居即居左舍人居右有命  
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每仗下議政事亦必隨輔臣入殿執筆記錄於

前史官隨之及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對立殿下上記得失繇是事  
之機要言之微密人之忠邪皆得書之方冊昭示將來明主賢臣之事  
周或缺遺一代之典文燦然大備且唐天下垂三百年號稱至治莫盛  
於正觀而謀猷設張制度文采勲績治効必可法於後世而當時崇尚  
史官載錄如此繇今考之事之存者猶十之五六此史官之不可不如  
故事也石公弼大觀三年  
為起居即上徽宗

古者史官皆世掌與久任今史官亟拜亟罷

古者史官皆世掌故司馬談之後則有司馬遷班彪之後則有班固如  
楊子雲亦是司馬遷之甥故最為通史其時史官韋述掌圖書四十年  
任史官二十三年劉知幾三十年蔣義二十年蓋作史不可造次須是  
有傳授兼識得他本末方可故必當久任今之史院編脩與史實錄玉  
牒等官往往亟拜亟罷者作未成不免棄去故作史不出一人之手本  
未易以失序多所乖異要不若久任之善也東萊呂  
氏博議

唐韋述只是史才不此春秋時史官忠義



韋述只是史才其為人亦止以一史自是故祿山之亂獨抱國史藏南山他意思只道職於作史故抱史以往更不思量自身已上事至於臨陷賊汚偽官卒以貶故不食而死若是春秋時人如董狐於趙盾弑君事書法不隱齊崔氏之事書而死者三人南史執簡而往聞已書而還如此等人只是寧可死節不肯自屈韋述只知抱史豈知節義者使董狐諸公處此則祿山之事必將直書於策矣上同

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

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備之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

龍溪汪內翰文集

宋史官備撰多簡畧遺失

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宋之史以宰相監脩學士脩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脩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然其弊在於脩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脩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重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脩撰官祇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云云加以日曆時政起居注例皆承前積帶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脩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脩積治不暇及之歐陽脩上仁宗

寺監



寺監六典之制

漢有寺監無六典唐有六典無寺監宋兼之而事皆重複既設尚書六曹於上使百司有所統屬又置寺監於下而百司復得分隸故六曹之事裁決已定上翻行於寺監寺監所受聽其符報諸司並無可否於其間而空有稽留之弊曷若使六曹文符肯揮直抵諸司何其簡且便也

寺監總論

周典三孤與六卿合而為九即秦漢以來三公三省之任也八座六部已不足以况之矣是豈九寺之卿之比耶即今揆古六部已冗於周而况於寺監乎國初寺監猶為寄祿至元豐而備官至崇觀宣政而濫矣中興併省以光祿鴻臚歸禮部以衛尉歸兵部以太僕歸駕部是九寺止存其五也以少府入將作太府以殿中內侍入內侍省以都水歸水部是七監止存其三也必書不繫監以此集事猶覺擾閥雖采併于六部可也梁武帝方循漢制增為十二卿而有春夏秋冬之名是果非觀

唐世建官之繁

今唐既有六尚書又有九寺卿合周漢而並用之不幾於繁乎且一尚書之分為其屬者有四為二十四司矣二十四司之屬有侍即有郎中有員外即然則何所不包而亦何所不任也大司農少府戶部職也太常宗正禮部職也大鴻臚禮部之主客也光祿勳但供良醞禮部之膳部也衛尉掌軍器儀仗帳幙兵部之庫部也太僕兵部之駕部廷尉刑部也而其餘四監以禮兵一部隸之亦可也東萊議論

唐世置使之贅

官制之濫未有如唐之甚也六官周制也九卿漢制也漢雖不如古其一代理度猶可言者唐之職官曰省曰部曰臺曰寺曰監河如是其多也六部擬周而作也九寺五監復兼漢而用之其為美觀乎抑求備於周漢乎戶部司徒也而司農太府則一司徒而三之也禮部宗伯也而

義之具耶今九寺止存太常宗正大理司農太府以入禮刑戶部亦可  
耳今二監止存國子將作軍器以入工部亦可也然太常大  
聖自漢以來多與禮部刑部兼存者  
禮刑事重體大故中興獨不併省也



太常鴻臚宗正秘書監則一宗伯而四之也工部司空也而少監將作  
軍器都水監則一司空而五之也刑部理刑而大理寺復理刑兵部主  
兵而六軍十六衛復主兵吏部一職僅免重複之弊內而知銓外而選  
補使則其職亦不專矣若夫光祿衛尉皆非漢之舊設中省既設則與  
夫太僕者皆可併矣籍曰六部所以舉其要而寺監所以分其目則二  
十四司果何為者網紀既煩文移必滯將有所不行其在當時已病於  
不振於是皇華四出而百司廢府遂為養賢之地矣始中外財賦之入  
戶部主之既而移於判度支未幾租庸鹽鐵轉運之使出則大府不得  
知其數比部不得覆其出入而戶部為具員矣中外監牧之任太僕主  
之既而移於殿中省未幾內飛龍閑廐之使出則尚乘不得預其事監  
牧不得攷其籍而太僕為具員矣以至館驛有使則駕部廢祠部有使  
則祠部廢出納有使則庫部廢禮儀有使則禮部廢微而至宮苑鑄錢  
木炭之屬皆疇命而出則向之所謂省簿寺監不幾於贅員乎當是之  
時自內而一司外而列郡無慮皆領於使矣

呂士瞻官制要論

六院四轄

倉場庫務附

六部之外有寺監其間不能無冗員故中興以來多從併省然寺監之  
外有所謂院轄者獨無所損何也蓋以治財用者居其半也是故六院  
之有糧料審計四轄之有權貨務都茶場雜買場左藏庫皆為財也其  
可省者檢院鼓院有名無實進奏官誥文思不無冗員而已而徒惟是  
院轄之外又有所謂封樁庫編估打套局惠民藥局酒庫酒稅務省倉  
豐儲倉草料場排岸司無非為財也其可省者車輅騏驥院御前軍器  
所與駕部庫部軍器監不無重複而已然則當今之有院轄倉場庫務  
有所不可省者大抵皆為財而財之所給大抵皆為兵其次為官殆不  
可不推原其故也

宗司

諸王官親王

宗正古官而寺與司分置自宋朝始方今宗寺掌宗廟陵寢專以纂脩  
譜牒圖籍為職宗司則糾叙皇族而睦之違則糾之名同而所掌異其  
實皆周官小宗伯之職爾自元豐改制始不隸六曹此其離合因革之



禁也至於宋朝之制王宮官屬有翊善講讀之官直講贊讀宗司內外則教訓糾舉之令凡在仕版不為相不為將其屬親地近者尊以虛名厚以秩祿而已是固無凌轢王室之變矣然靖康之變亦乏維城屏翰之助者事不兩立故應如此宋非趙氏不王故其親封王而屬尊者封真王然皆虛名也異姓惟趙普元勳曹彬潘美以女若孫為后故皆封王然亦虛名也故相未有封王者蔡京以紹述而封荆公為舒王何執中為清源王又贈韓魏公為魏王以塞朝論而童貫亦封王王爵亦濫矣

國子監

本繁五監今以類相從

續集三十五

熙豐改制不難知也有生於無實轉為虛不遵古意惟務美名此其志也夫國之有學自堯舜以來莫之能易也宋朝國子監粗容春秋釋奠而大學猶未營建然有判監事有直講官天子臨幸師儒講經實意存焉熙寧初詔用經術取士廣闢黌舍分為三學元豐正名復置國子監掌三學之政令崇寧立辟雍以三舍之法而考選其名則美其實則非者蓋先之以三經之義天下惟知尚同申之以三舍之選天下惟知字學甚至以舒王配食孔顏復令士女從觀塑象六經於是乎掃地矣



